

張子正蒙注

張子正蒙注

讀者的批評和意見，請寄至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古籍出版社編輯室。

張子正蒙注

(清)王夫之著
章錫琛校點

*

古 籍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七七號)

京 華 印 書 局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25·開本850×1168耗1/32·印張9 15/16·字數209,200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九月 第一次印刷

印數1—3,000 定價(9)1.24元

出版者說明

正蒙的原著者是北宋的張載，注者是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這兩人在我國古典哲學史上可算是傑出的唯物論者。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因為家住陝西郿縣的橫渠鎮，大家稱他橫渠先生。生於公元一〇二〇年（宋天禧四年），死於一〇七七年（宋熙寧一〇年）。元朝脫脫等修的宋史，把他的事蹟和周敦頤、程頤、程顥兄弟（通稱二程）、朱熹等（通稱宋五子）一同列入道學傳。這五子分爲四派：周敦頤稱濂派，二程稱洛派，張載稱關派，朱熹稱閩派。四派雖稱相近，但關派的哲學思想偏重唯物主義，與其他三派的唯心主義不同。只是爲了三派尤其是洛派和閩派即程、朱的客觀唯心主義學說，受到歷來統治階級的尊崇，取得了中國古典哲學上正統派的地位，除了主觀唯心主義的陸（九淵）派和王（守仁）派有一時期曾經擡頭外，很少能和他們抗衡。張載的哲學思想就一向沒有得到重視，直到六百年後，王夫之才充分發揮了他的學說。

王夫之，字而農，又號薑齋，湖南衡陽人，晚年住在湘西石船山，被稱爲船山先生。生於公元一六一九年（明萬曆四十七年），死於一六九二年（清康熙三十一年）。他的哲學思想，受張載的影響最大。鄧顯鶴在船山著述目錄裏，說他「生平論學，以漢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而原本淵源，尤

在正蒙一書。以爲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捋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之能易」。他臨死前所作自己的墓銘，有「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的話，足見他對張載信仰的深切了。

正蒙是張載最主要的著作，他的哲學思想的精粹，具體表現在這部著作裏。朱熹曾經給這書做過注解，名正蒙解，雖然也表示推崇，大部分却把他的理論歪曲了。王夫之的張子正蒙注，是比較正確解釋這書的著作。他不但充分闡明作者的思想，更進一步發展了張載哲學，而且對於原著上有些觀點表示不同的見解，對於字句的錯誤也作了不少的校正。

張載的所以被稱爲唯物主義者，是因爲他承認物質先於精神而存在。他首先駁斥佛教「以心法起滅天地」的謬妄，提出「虛空即氣」的學說，強調物質世界的實有而不是虛無。他說：「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頁二七一）「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頁八）注者解釋說：「虛空者，氣之量；氣彌淪無涯而希微不形，則人見虛空而不見氣。凡虛空皆氣也，聚則顯，顯則人謂之有，散則隱，隱則人謂之無。神化者，氣之聚散不測之妙，然而有迹可見；性命者，氣之健順有常之理，主持神化而寓於神化之中，無迹可見。若其實，則理在氣中，氣無非理，氣在空中，空無非氣，通一而無二者也。其聚而出爲人物則形，散而入於太虛則不形。」（同上）

因此，張載得出了他的辯證觀念，說：「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頁二八七—八）又說：「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頁二二）從氣的作用方面看，雖然因其運動變化，可以有各種現象，却仍然「通一無二」；從氣的本質方面說，却一物而含有兩體，所以他說，「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此天之所以參也。」（頁二七）注者說：「自其神而言之則一，自其化而言之則兩。神中有化，化不離乎神，則天一而已，而可謂之參。」（同上）這就是說，統一物之中包含對立的兩部分，而對立的兩方面又是統一的。一切變化的根源，就是由於對立兩方面的相互作用。這對於我國的辯證學說不能不說是初步的啓發。

但是，張載雖然主張虛空即氣，凡象皆氣，却又說「太虛無形，氣之本體。」（頁三）「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頁二）「萬物形色，神之糟粕。」（頁三）甚至把氣和神互相對立起來，說「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頁一四）不免從唯物論轉爲心物二元論了。注者却解釋說：「太和之中，有氣有神。神者非他，二氣清通之理也。不可象者，即在象中。」（頁二）仍然認爲神即是氣之理，不可象是因象而見。他又在自著的周易外傳裏辨有形和無形的區別說：「形而上者，非無形之謂；既有形矣，有形而後有形而上。無形之上，互古今，通

萬變，窮天窮地，窮人窮物，皆所未有者也。」（卷五）他根本不承認有所謂無的概念，在他的思問錄內篇說：「言無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就言有者之所謂有而謂無其有也，天下果何者而可謂之無哉？言龜無毛，言犬也，非言龜也。言兔無角，言麋也，非言兔也。……今使言者立一無于前，博求之上下四維古今存亡而不可得窮矣。」（頁一一）他又糾正張載的「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的話，說：「太虛，至清之郛郭，固無體而不動；而塊然太虛之中，虛空即氣，氣則動者也。此義未安。」（頁三〇）他認為物質世界永遠是動的，周易外傳說：「太虛者，本動者也。」（卷六）思問錄內篇說：「太極動而生陽，動之動也；靜而生陰，動之靜也。廢然無動而靜，陰惡從生哉？一動一靜，闔闢之謂也。由闔而闢，由闢而闔，皆動也；廢然之靜，則是息矣。『至誠無息』，況天地乎！」（頁二）周易繫辭傳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從前唯心論哲學者都認形而上是無形，形而下是有形，所以說「天者道，人者器」，把道當做神秘玄妙的東西。他既然不承認有所謂無形，所以說「天者器，人者道」（思問錄頁五），「盡器則道在其中。」（同上頁二九）「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不可謂之道之器也。」（周易外傳卷五）「無其器則無其道。……洪荒無揖讓之道，唐虞無弔伐之道，漢唐無今日之道，則今日無他年之道者多矣。」（同上）因此他得出了古不如今的進化論，說：「中國之天下，軒轅以前，其猶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猶禽獸乎！」（思問錄頁七二）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不能不說是對張載哲學的進一步的發展。此外，張載「民，吾同胞」（頁

二六七)的創說，至今深入人心，樹立了我國歷史上民主主義的基礎。王夫之認為天下不是一人一姓的私產，提出「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黃書頁一七》)的說法，進一步發展民主主義的思想，都不能不說是對於封建主義的有力的反抗。

張載的著作，據宋史藝文志所載，有易說三卷，經學理窟十卷，正蒙書十卷，又雜述一卷，張載集十卷。明朝呂柟纂輯的有張子鈔釋六卷。清朝所刻的有張子全書十四卷，又附錄一卷，比宋史所載已經闕佚不少。其中正蒙一書，除朱熹的正蒙解外，後來作注的，明朝有高攀龍、陳伯達，清朝有李光地、冉觀祖、張伯行、王植等，都不及王夫之所注的精確。

王夫之的著作很多，據他裔孫王之春所作的年譜說，共有一百多種。在著錄上有名的，屬於經類的有二十四種，史類五種，子類十八種，集類四十一種，共八十八種。一八四二年，他的裔孫世倌，刊成船山遺書，共計十八種，後來又由曾國藩、國荃兄弟先後補刻，共收六十三種，一九三〇年又由湖北省政府交上海太平洋書店用鉛字排印成船山遺書，共計七十種，最算完備，但沒有刊出和已經散佚的舊稿還是不少。本書係根據鉛印本和曾刻本校印，同時付印的還有思問錄內外篇、俟解、黃書、鹽夢等五種。其他各種也準備陸續標點印行，並且希望將來能夠搜集未刻的舊稿，刊成全書。

一九五六年七月

序論

謂之正蒙者，養蒙以聖，功之正也。聖功久矣，大矣，而正之惟其始。蒙者，知之始也。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其始不正，未有能成章而達者也。

或疑之曰：古之大學，造之以詩書禮樂，迪之以三德六行，皆日用易知簡能之理。而正蒙推極夫窮神、知化、達天德之蘊，則疑與大學異。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以是養蒙，恐未能猝喻而益其疑。則請釋之曰：大學之教，先王所以廣教天下而納之軌物，使賢者即以之上達而中人以之寡過。先王不能望天下以皆聖，故堯、舜之僅有禹、皋陶，湯之僅有伊尹、萊朱，文王之僅有太公望、散宜生；其他則德其成人，造其小子，不强之以聖功而俟其自得，非有吝也。正蒙者，以獎大心者而使之希聖，所由不得不異也。

抑古之爲士者，秀而未離乎其樸，下之無記誦詞章以取爵祿之科，次之無權謀功利苟且以就功名之術；其尤正者，無狂思陋測，蕩天理，蔑彝倫而自矜獨悟，如老聃、浮屠之邪說，以誘聰明果毅之士而生其逸獲神聖之心，則但習於人倫物理之當然，而性命之正自不言而喻。至於東周而邪惡作矣。故夫子贊易而闡形而上之道，以顯諸仁而藏諸用，而孟子推生物一本之理，以極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之所由生。大學之道，明德以修己，新民以治人，人道備矣，而必申之曰「止於至善」。不知止至善，則不定，不靜，不安，而慮非所慮，未有能得者也。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所志者，知命、耳順、不踰之矩也，知其然者，志不及之，則雖聖人未有得之於志外者也。故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宜若登天而不可使逸獲於企及也。特在孟子之世，楊、墨雖盈天下，而儒者猶不屑曲吾道以證其邪，故可引而不發以需其自得。而自漢、魏以降，儒者無所不淫，苟不挾其躍如之藏，則志之搖搖者，差之黍米而已背之霄壤矣，此正蒙之所由不得不異也。

宋自周子出，而始發明聖道之所由，一出於太極陰陽人道生化之終始，二程子引而伸之，而實之以靜一誠敬之功，然游謝之徒，且歧出以趨於浮屠之蹊徑。故朱子以格物窮理爲始教，而縈括學者於顯道之中，乃其一再傳而後，流爲雙峯、勿軒諸儒，逐跡躡影，沈溺於訓詁。故白沙起而厭棄之，然而遂啓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聖之邪說；其究也爲刑戮之民，爲閹賊之黨，皆爭附焉。而以充其無善無惡、圓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則中道不立，矯枉過正有以啓之也。

人之生也，君子而極乎聖，小人而極乎禽獸，然而吉凶窮達之數，於此於彼，未有定焉。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則爲善爲惡，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下焉者何弗蕩棄彝倫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恥之心而厭焉者，則見爲寄生兩間，去來無準，惡爲贅疣，善亦弁髦，生無所從，而名義皆屬瀕瀑，兩滅無餘，以求異於逐而不返之頑鄙。乃其究也不可以終日，則又必佚出猖狂，爲

無縛無礙之邪說，終歸於無忌憚。自非究吾之所始與其所終，神之所化，鬼之所歸，效天地之正而不
容不懼以終始，惡能釋其惑而使信於學！故正蒙特揭陰陽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當百
順之大經，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謂道」。天之外無道，氣之外無神，神之外無化，死不足憂而
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晝，一言一動，赫然在出王游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後知聖人之
存神盡性，反經精義，皆性所必有之良能，而爲職分之所當修，非可以見聞所及而限爲有，不見不聞
而疑其無，偷用其叢然之聰明，或窮大而失居，或卑近而自蔽之可以希覲聖功也。嗚呼！張子之學，
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有能易焉者也。

學之興於宋也，周子得二程子而道著。程子之道廣，而一時之英才輻輳於其門；張子數學於關
中，其門人未有殆庶者。而當時鉅公耆儒如富文、司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而未由相爲羽翼，是
以其道之行，曾不得與邵康節之數學相與頡頏。而世之信從者寡，故道之誠然者不著，貞邪相競而
互爲畸勝，是以不百年而陸子靜之異說興，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說熾，其以朱子格物、道問學之教
爭貞勝者，猶水之勝火，一盈一虛而莫適有定。使張子之學曉然大明，以正蒙之志於始，則浮屠生
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陸子靜、王伯安之叢然者，亦惡能傲君子以所獨知，而爲浮屠作率獸食人之
俚乎！

周易者，天道之顯也，性之藏也，聖功之牖也，陰陽、動靜、幽明、屈伸，誠有之而神行焉，禮樂之

精微存焉，鬼神之化裁出焉，仁義之大用興焉，治亂、吉凶、生死之數準焉，故夫子曰：「彌綸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廣業」者也。張子之學，無非易也，即無非詩之志，書之事，禮之節，樂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論、孟之要歸也。自朱子慮學者之驚遠而忘邇，測微而遺顯，其教門人也，以易爲占筮之書而不使之學，蓋亦矯枉之過，幾令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繼天立極，扶正人心之大法，下同京房、管輅、郭璞、賈耽、壬遁奇禽之小技。而張子言無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經研幾，精義存神，以綱維三才，貞生而安死，則往聖之傳，非張子其孰與歸！

嗚呼！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張子之功，又豈非疏浚泮水之歧流，引萬派而歸墟，使斯人去昏墊而履平康之坦道哉！是匠者之繩墨也，射者之彀率也，雖力之未逮，養之未熟，見爲登天之難不可企及，而志於是則可至焉，不志於是未有能至者也，養蒙以是爲聖功之所自定，而邪說之淫蠱不足以亂之矣，故曰正蒙也。

衡陽王夫之論。

宋史張子本傳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

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日，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未殺其罪。

還朝，卽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告以知禮成性

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

呂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

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銘載乾稱篇首）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學者至今尊其書。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郟伯，從祀孔子廟庭。

目錄

卷一	太和篇……………	(一)	參兩篇……………	(二六)
卷二	天道篇……………	(四)	神化篇……………	(五)
卷三	動物篇……………	(七)	誠明篇……………	(七)
卷四	大心篇……………	(一〇)	中正篇……………	(二四)
卷五	至當篇……………	(一四)	作者篇……………	(一六)
卷六	三十篇……………	(一七)	有德篇……………	(一八)

卷七

有司篇……………(一九)

大易篇……………(三〇)

卷八

樂器篇……………(三七)

王禘篇……………(二五)

卷九

乾稱篇上……………(三五)

乾稱篇下……………(二七)

張子正蒙注卷一

衡陽王夫之撰

太和篇

此篇首明道之所自出，物之所自生，性之所自受，而作聖之功，下學之事，必達於此，而後不爲異端所惑，蓋即太極圖說之旨而發其所函之蘊也。

太和所謂道；

太和，和之至也。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卽所謂太極也。陰陽異撰，而其網緼於太虛之中，合同而不相悖害，渾淪無間，和之至矣。未有形器之先，本無不和，既有形器之後，其和不失，故曰太和。

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網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

涵，如水中涵影之象；中涵者其體，是生者其用也。輕者浮，重者沈；親上者升，親下者降，動而趨行者動，動而赴止者靜，皆陰陽和合之氣所必有之幾，而成乎情之固然，猶人之有性也。網緼，太和未分之本然；相盪，其必然之理勢。勝負，因其分數之多寡，乘乎時位，一盈一虛也。勝則伸，負